

嚴序

振集目錄

螭廬曲談
餘論

漁樵記
北樵

兩世姻緣
離魂

唐三藏
回回

集成曲譜振集

卷一

集成曲譜

振集

甲子仲冬

範孫



禮樂刑政為治道所由出三代以下樂經先亡漢時
高帝喜楚聲武帝更以新聲度曲不復求古樂而京
房劉歆之輩亦惟詳求鐘律未考遺聲則三代之樂
漢初已不能復遑論後世然而人心感物音所由生
惟喉與耳今不異古以故古樂雖亡今樂繼作若漢
魏之樂府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為一代之樂其
詞句本之文人所吟咏其音節屢經聰耳之審求堪
以揚風扞雅繼往開來固不異於三代之樂也又何

必是古非今謂三代以後樂遂亡歟今之崑曲本名
水磨腔創始於明之中葉距今將五百年其歌詞或
沿元曲之舊或為近代文人所撰在今日音樂中洵
是陽春白雪之儔非下里巴人之比然近百年來楚
歌秦聲漸播梨園幾奪崑曲之席則非特曲高和寡
使然亦由士大夫中審音知樂者鮮無人提倡雅樂
所致也王君君九劉君鳳叔近編集成曲譜一書自
元明以至近代之佳曲搜採無遺訂正曲文釐定宮

譜俾習崑曲者得所依據不為伶工傳抄之本所誤
洵足以振衰起廢使崑曲復盛於今日也抑余更有
言者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
哀以思崑曲音節於今樂中最为和平故其盛行之
地在江浙安樂之邦盛行之時為康乾承平之日今
者中原多故而聆樂者乃漸厭激越之新聲復尚和
平之崑曲或者人心厭亂天道循環已於音樂中示
其朕兆歟昔元季擾攘高則誠隱居櫟社以著琵琶

未幾明祖奠定區夏獨賞其書今王劉二君於避世
之際乃訂斯譜比之則誠之居櫟社其庶幾乎後之
治天下者審樂知政當亦不廢是書矣是為序甲子

冬月天津嚴修



集成曲譜振集目錄

漁樵記

北樵

兩世姻緣

離魂

唐三藏

回回

以上卷一

西游記

撒子

認子

胖姑

借扇

思春

金印記

逼釵

背劍

連環記

賜環

問探

拜月

小宴

大宴

梳妝

擲戟

以上卷二

繡襦記

蓮花

剔目

鳴鳳記

寫本

四聲猿

罵曹

義俠記

打虎

挑簾

裁衣

一種情

冥勤

紅梅記

脫甯

鬼辨

雙珠記

投淵

八義記

付孤

觀畫

尋親記

榮歸

飯店

卷以上三

紅梨記

詩要

賞燈

拘禁

訪素

趕車

草地

路叙

盤秋

託寄

窺醉

亭會

醉皂

詠梨

花婆

三錯

卷以上四

玉簪記

手談

佛會

茶叙

琴挑

偷詩

阻約

水滸記

劉唐

前誘

後誘

活捉

鷺鴻記

吟詩

燕子箋

寫像

拾箋

姦遁

詰圓

卷以上五

躍鯉記

憶母

蘆林

看穀

療妬羹

梨夢

題曲

麒麟閣

三擋

千鍾祿

慘覩

搜山

打車

漁家樂

逃宮

端陽

藏舟

俠代

刺梁

營會

以上卷六

十五貫

判斷

見都

雙官誥

借貸

舟訝

桃花扇

訪翠

寄扇

題畫

蝴蝶夢

歎骷

扇墳

毀扇

吊真

雷峯塔

水關

斷橋

金不換

守歲

侍酒

以上卷七

白羅衫

井遇

游园

看狀

滿牀笏

郊射

龔壽

醉薦

納妾

跪門

求子

參謁

後納

祭旗

却甲

賜婚

笏圓

以上
奉

蟬廬曲談卷四 餘論

長洲王李烈述

第一章 論傳奇源流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謂元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蓋董西廂作於金末。而雜劇之興。遠在宋初。據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有六百九十種之多。皆宋金人之著作。今俱不傳。傳者惟董西廂。但董西廂之體裁。與元人雜劇頗有不同。元人雜劇除楔子以外。長套多而短套甚少。董西廂雖不分折。而一二曲之後。即繫一尾。是皆為短套。而無長套。元人套數所用曲牌。皆每牌一支。用么篇處甚少。董西廂則每一曲牌必填二支。猶詞之必有

換頭元雜劇之曲文賓白皆是劇中人口氣而非作劇者之口氣董西廂則通體係作劇者記事之文而不作代言體然則世稱董西廂為元明傳奇之鼻祖實則體裁各別未可牽混也

董西廂之前以歌曲述會真記事者有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十闋以一闋起一闋作結中間各闋分詠記中之事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並置原文於曲前一似元曲之賓白以之與董西廂相較祇繁簡長短彼此不同體裁實毫無區別原詞俱載於侯鯖錄中毛西河詞話斷為今日戲曲之祖考趙德麟名令時蘇東坡守潁州時為其屬官至紹興初尚存則其詞當作於元祐靖康之間在董解元百年以前由此可知金人之雜劇並非金人之創作實沿用宋人之體式不過宋人全用詞調金人則稍改為曲牌然猶每牌必填二支未失詞調體格則謂金雜劇與宋戲曲初無二致

可也。

宋人歌曲除用詞調外尚有所謂大曲者由散序鞞排偏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袞偏歇指殺袞而成一曲有一本多至二十四段者惟後世製詞家類從簡省管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病其學不能盡見碧雞漫志此種大曲唐時已有之惟其所歌者為五七言絕句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時大曲流傳至今者有曾布所作水調歌頭大曲詠馮玉燕事董穎所作道宮薄媚大曲詠西子事此種大曲雖用詞調而其字數韻數均與詞不合又有平仄通押之處實已開元曲之先聲而輟耕錄所載之宋金雜劇今雖不傳度其體裁必與此等大曲不甚相遠也

曾布據宋史生於景祐大觀之間董穎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為紹興時人亦俱在董解元數十年至百年以前由此可知雜劇之興

確在北宋無疑。但其時雜劇之體裁，尚與元人不同，而與董西廂則相近。特宋人之歌曲，多用詞調，金人已改為曲牌耳。

元人雜劇，由叙事體而變為代言體，由有換頭之全闕曲詞，而變為不用換頭之單支曲詞。此其體裁亦並非始自元人。楊誠齋之歸去來詞引，純用代言體，且每曲祇填詞半闕，不用換頭，實與元曲體裁無異。原詞見誠齋集，茲錄於左。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闈，正坐鉗無儲粟。漫求為吏東西，偶然彭澤近隣圻。公秣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為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去來兮。

老圃半榛茨，山田欲蒺藜。念心為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迷，不諫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風細慢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熹微。

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荆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
相攜有酒盈尊引觴自酌庭樹遣顏怡

容膝易安棲南窗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雖設柴門長
是閉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思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入孤松撫處淒其
息交絕友塹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曠千載今欲
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邂逅又春熙農人欲載菑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
意仕委蛇歷崎嶇窈窕邱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漸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矣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為委心任運無多慮顧遑遑將欲
何之大化中間乘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遨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此引共十二曲、不著調名、以今考之、則其第一、第四、第七、第十、支、為朝中措、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支、為一叢花、惟其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調名不可考、似南歌子、而多一末句、此末句似聲聲慢、要亦為詞調無疑、然俱不用換頭、且純用代言體、誠齋生於南宋初、卒於開禧二年、則此曲之作、殆與董西廂同時、然則元人雜劇、固參合宋金兩邦歌曲之體裁、以成一種新體、因此可知今日劇曲之體、仍由詩詞遞演而來、並非由異域所傳入也、

關白馬鄭諸家、皆生於金末元初、其距楊誠齋董解元、為時至近、而雜劇體裁、至此乃斟酌畫一、且作者群起、為有元一代文學之中堅、誠不解其何以致此、說者謂元代曾以曲取士、考之於史、殊

無確徵、且關白二人皆為金代遺民、入元不仕、關仕金末、官太醫

堯山堂外記、仁甫卻開府史公之薦、見王博文撰天籟集序、馬東籬之秋思散套、鄭德輝之王

粲登樓雜劇、襟期高遠、寄託遙深、亦係深於故國之思者、斷無以

曲弋取科名之理、余以為劇曲至元初驟盛者、蓋有二因、金代遺

民於滄桑之際、借此以寫其牢騷、銷磨歲月、一也、金末科舉甚寬、

章宗時、一科至取進士九百二十五人、元初科舉驟停、直至皇慶

二年而始復、此八十年間、仕途中非介冑之士、即刀筆之吏、文人

獨無進身之階、於是心思才力、大都用之於散套雜劇、二也、有此

二因、則元曲驟盛之故、未必由於用以取士也、

雜劇傳奇院本三種名稱、其區別頗不分明、暖姝由筆云、有白有

唱者名雜劇、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然則宋金雜劇、不用

代言體之賓白者、宜稱之為院本、以別於元以後之雜劇、至傳奇